

百姓曰我雖死早不慮不成遂詣司馬宅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云早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為宜速成之不然當為厲矣言訖

雷震墓棺唐大和與百姓辭去其年旱成**雷震墓棺**中濮州軍吏裴用年六十二病死葬旬日雷震其墓棺出百許步其家重瘞之用鐵索繫其棺未幾震如前復重瘞不旬日震復如前而棺柩灰燼不**華歆識**可得而收矣因設靈儀招魂以葬

華歆木仕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拜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二尚故住問元消息

酒僧肖驢宋武栗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

列異傳普光寺僧元暉嗜酒得疾困卧忽仰首長鳴頓仆于下問所苦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視之乃驢尾白皮膚茁出明日長尺許遍體生毛首面肖驢數口蹄鬣備哮吼悲鳴家人議殺之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

妻夢捕盜唐冀州館陶縣周主簿者十年方死

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錢帛盡盜去至歲暮其妻夢周具陳被殺之狀及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以上為善書 **清陽**

義僕

李善字次孫清陽人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謀議欲殺續以分其財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

歲善奉之歸本邑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治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伏地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遷九江太守

觀感錄 **甘泉通海** 莘縣有甘泉邑守績至河間相

領命取東海水引藥以療疾者限期甚急道經本縣夜宿城東邸店愁懼不已夢寐間有神告以此

處有甘泉其源通於海可取之以復命明日果尋至井嘗其水味甘美殊常遂取之以歸後疾果愈

靈廟護兵

莘縣靈廟邑父老相傳太宗文皇帝

拒帝屢被其挫帝夜夢復與奮戰又敗急忽見一長鬚大漢自西南騎白馬持大刀聲言救駕即斫

平都司馬倒帝得脫難問其姓氏曰臣莘縣城隍既覺帝深疑之至旦復與平都司戰其始末果如

夢中事後特加封焉

高唐雲雨

宋元豐元年王闢之調博州高唐令往別監察

御史黃夷仲口占一絕諶之曰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望雲雨只應愁殺楚

襄王此雖諶談亦足以辯輿地之殊也

白雀繞城

堂邑城名白雀以城訖時白雀

馴集故也迨今特或見焉且真武廟為元白雀觀址以掘得石刻所識如此則城之命名有自矣

師權先識

晉師權在平人苦家富裕尚義并州大飢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以

充軍實勒亦被掠賣與師權為奴權奇其狀貌而免之勒本武鄉羯人有膽力既得免乃與牧帥汲

桑結壯士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

公孫藩自稱將軍起兵趙魏間衆至數萬桑與勒

勒降漢劉淵以勒為護漢將軍漢主雅封勒為趙

公太興二年勒自為趙王改號建國咸和五年稱

皇帝召權欲用之權歎曰處濁世以求富貴寧甘

貧賤而死丘壑耳遂變姓名而隱勒敗權始歸鄉

青州府

東海魚錯

東海中有半體魚其形狀如牛刺其皮懸之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又蛟錯

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腸尋復出又有物狀如凝血縱廣數尺方圓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藏衆

蝦附之隨其東西北海龍馬海岱之間出玄黃石人煮食之

北海龍馬

或云茹之可以長生

唐玄宗命臨淄守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

一翁叩馬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

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荅曰當在齊魯之間邕命
駕以後乘遽亡邕大異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
吏王乾真往求之二十九年果得於北海郡民馬
會恩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鬃尾若龍日馳三百
里獻 **天火逆居**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
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
正殿下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為震
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
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適見於天安
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 **祖洲仙草** 祖洲在東海中
果誅死 **以上三篇** 祖洲仙草 地方五百里上

有不死草生瓊田中草似菰苗長二尺 **水伯波臣**
詩人已死者以草覆之復生 **水伯波臣**
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
也十八尾八首人面八足也木玄虛海賦曰天吳
乍見而鬚髯莊子曰周顧視車轍有鮒魚焉曰夫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

海神豎橋 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為之壓石豎柱始
皇感其惠求見神曰我醜莫圖我形常

與帝會始皇從橋入海四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
巧者潛畫其像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轉馬
前脚纜立後脚遂崩僅得登岸今見成山東海水
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石橋又有石柱二乍出乍
沒或云始皇渡海立此 **宗岱禁淫** 宗岱為青州刺
石以為記 **齊書** 史禁淫祀著無

鬼論甚精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脩刺詰
岱與之談書生振衣心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
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已死得
相制矣言絕遂失書生明日而岱亡 **廣記**

劉燼草藥 青州劉燼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
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燼密錄此草種之
多主傷折俗呼為 **北門巨蛇** 齊有大蛇長三百步
劉燼草 **齊書** 負小蛇長百餘步逕

於市中市人悉 **山神導水** 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觀自北門入 **山神導水** 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

止瞠然視授弓而未發請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
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
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
有偷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

且走馬前走導也。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有賁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矣。齊桓公拜五龍望氣。曰。仲父之聖。此氣及之。私罪也。又矣。

廣固城。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造也。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武王伐慕容超。於廣固也。以藉險難。攻兵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云。昔趙

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寒五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從之。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攻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

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舊基猶存。誠宜修築。裕遂塞之。超及城內男女悉脚弱病者。大半超遂出奔

為晉所擒。魚腹得書。呂望釣於渭濱。獲鯉魚。剖腹得書。曰。呂望封於齊。

還金歸女。偽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攻遂寧。父母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二人彥賓處以別室。後

建旄飭彥賓云。吾所願壽終耳。後踰六十。果無疾而卒。

東海鬼域。朱梁時。青州有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有城郭。海師云。吾聞鬼

域在是。因登岸入城。其田令不殊中國。至宮值宴。侍宴者數十。衣冠器用多類中國。升殿窺之。俄而

王疾召巫祝之。謂有陽地人至此。故病。當謝遣之。遂宴客。宴畢。支乘馬至岸。登舟得歸。

食龍芻。東海島。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化為龍。紅絲石硯。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

水。仗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歛石多。鑿惟臆。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淄石佛。青州臨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夜不少止。邑民遠邇競來。祈拜日不減。萬人邑宰

吳直亨。惡其妖異。惑眾集里保丁。壯擊碎之。明年駢遂為群盜所破。說者謂石枯蟹為怪。青州益都

乃其止之物。動則變生矣。營新第於北郭。既成。百怪交興。白晝出沒。煙氛蔚蔚。蔚之中。神形鳥面。見人紛紜往來。偃肆自若。邀道

臨

臨

臨

臨

臨

臨

術者施法攝治不効有狗屠范五素以凶悍著請
德柔求酒饌獨往宿夜半西廡下一人從地踊出
短身縮項者朱衣形體充腊兩手相擊歌舞庭下
范握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苑記其處明旦發
土壤獲一枯蟹投諸水其後帖然

白衣亡命
宋紹熙時河南鄧徐
靖寶者為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
薪於野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
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
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
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
厲聲一喝蔡為席載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直去
八百里墮于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為巨妖命
武士執縛荷械獄狂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
寶竟亡命疑**白柿根奇石**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
長者是其人云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
丈許蓋百餘年之物崇寧二年冬雪寒甚木凍裂
至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
爭觀莫測其兆多以為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
於他人居之復不寧洎宣和末不及三十年屢易

主矣

救蛇獲報

梁陰子春為東莞太守時青
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廟棟

一虬役夫縱去是夜子春夢一人云被人壞所
居欲憇此境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立祠後夢一

朱衣人謝曰當以一州相報月餘魏襲胸
子春破之武帝以為南青州刺史

盜死報

宋青州益都尉老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
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

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
來相擾尉曰吾有絹二疋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

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
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歿于軍既而赴舉試前盜

以所試題送出累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
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

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
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村中者尉

率眾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
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鶴鳥翔墓

益都縣北四十里朱良店之後有孟嘗君墓墓前
有知州李雲山墓正德初寔有鶴鳥萬餘宿於喪

次明日雪中盤飛極上
葬畢向西南而逝

登州府

海渚禺豨

東海者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龍名曰禺豨黃帝生禺豨禺豨生禺京禺京

處北海禺豨

流波山獸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

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

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擊以雷獸之

骨聲聞五百里以威

閩風玄圃

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

東西南北面各五千里金玉琉璃之宮又三真崙

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名曰閩風嶺其一角正

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

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

二 **管寧渡海**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舟人懼皆扣頭悔過寧思念向曾如

不冠即便稽首風 **嶽神隆嗣**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

亦尋靜 **嶽神隆嗣** 過額則取一人投之

海中宋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

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

配所不詐過人移登州神宗然之即詔可著為定

制未幾馬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

來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

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

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

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猶見黃雲後果生男一女

開元漁者 開元末登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

見多賣藥物僧道尤眾良久欠呻悉無所觀惟拾

得青黛數十許大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 **海市應禱**

蘇軾至登州欲見海市父老云常出

當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 **文登奕者**

之廟明日見焉乃作詩 **文登奕者** 黃

者登州文登縣村民也未嘗學奕自劫即能之既

長挾藝行游遂無與為敵呂辯老在平原旦往依

投因留止外館主簿問丘天用好奕品頗高每以

暇日詣酒局與角勝負未嘗相捨會恩州舉場啓

天用考試從呂毅旦偕行夜宿旅驛幾忘寢寐迨至忽死貢院天用為買棺斂葬而以書告呂呂失聲歎息又數日客從京師來持旦與呂書考其日時乃其在既死之後天用猶未開院及出得報絕驚異遣人發其殯則棺空矣

朱蛇化

宗立本黃縣人為行商無子宋紹興間與妻販

縑帛往呂樂塗遇小兒可六七歲選拜語言猴利問所來對曰我呂邑縣公吏之子立本指之曰肯

從我乎兒拜泣遂收育之名為神授兒性警敏能作大字篆隸草書立本棄舊業攜兒游使習路歧

體態以自給後二年至章逢逢一胡僧指兒謂之曰爾何處拾來立本曰吾妻實主之僧笑曰是吾

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方尋見之文留定撥大禍吾已空施法禁彼亦無復肆其虐於

是索水噴噴立化為小朱蛇盤旋於地僧執淨鉢手神授名蛇即躍入其中淮東鈴轄王易之親視

厥異以**海畔石龜**登州海畔有大石龜相傳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

萊陽蘆塘萊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

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五日一奮躍出水大可

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為美婦人

或為美男子後為雷電所擊此塘遂乾**錄異**

杵擣鐵臼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

白因名已所生子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

恣意行暴鐵臼竟以凍餓被杖而死死後旬餘鬼

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惡橫見殘害

我母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

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有期我今停於此待之

家人不認其形但聞其語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



萊州府

三山陸蒼傳敞字次張濰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

二十年過吳江縱步塔院見僧房東室

有殯宮問為誰僧云數歲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
家在福建無力歸窆因摧厝于此啟憐之是夜夢
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敘踪跡與僧
言同將退拱手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明旦
啟以告邑宰遂遷葬于官地至七月啟赴試寓西
湖小刹復夢陸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
目蒼悉之謹奉告宜勿泄啟寤而精思 **小珠遺卵**
屬蒙泊應試盡如其夢於是高揭薦名 **小珠遺卵**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雙峰嵯
峨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泚可鑒為團頂睿虜正
隆三年秋雨民行山隈至睿側見一卵在地可盛
栗二石斑爛光彩異而觀之乃刈葛蟲絆縛昇下
山舉村來觀數少年攫取而去即煮食之後旬日
颺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為風掀舉躋于
山巔旋落團頂畔少年食卵者撲死餘老弱千坑
計皆無所傷敗瓦朽木至今猶存 **以上夷**
肉兆變 萊州卽墨縣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
蠕蠕而動遂填其坑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則
肉長塞于庭兄弟奴婢俱暴卒惟一女子存焉

聿好鷹

唐末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之界山
懸厓自縋以取鷹雛欲至巢而繩絕落於

樹岐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嚙肉不
敢至巢所遙放肉下聿接取肉餒雛以外卽自食
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以繫鷹足一臂上
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制其兩臂北至澗底一無
所傷仍繫鷹而歸 **左伯妙紙**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
於卽卽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仁

左伯妙紙

名與毛弘等列小異

青白菜石

萊州石色青黯透明斑剥石理縱橫
潤而無聲亦有白色石未出土最軟

士人取巧鑄礮成器甚輕妙見風卽勁或 **維州瓦**
為鑄銚父堪烹飪有益於銅鐵 **以上說**

碑 萊州石末硯皆瓦硯也甚善發墨非石硯之比
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維州石前世已記

之故唐人惟稱維州今二州所作皆佳 **貴困女厲**
而青州尤擅名於天下矣 **歐陽公集**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狀元釋褐廷尉評簽
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忽謂監試
官曰門外喧噪詎我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
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
救之不甚傷即歸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
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
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
天俾我取償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
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排墜井中又云
王向在里閭與一倡妓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
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
夢妾告變齊琅瑯王
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天死
尚書左僕射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髻忽有烏鴉黃
梅過庭而墜負猜妾有密期擲果為戲笞殺之妾
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天道當令官
知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
異無故打殺少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
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
將軍曹道剛等共領兵收負負子彪素稱凶票及
女壻殷獻共勸負曰曹呂今來不見真救恐為姦

變負納之便分布千餘人閉門拒守彪遂與官軍
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負
斬之先數日負夢妾來告曰妾已得請君
不出旬日來矣至是果驗

以上勸善書



序志傳

山東通志成寅濫竽纂修事廼述作者之意曰志亦史也所以彰往迹宣人文也文以飭物物以體道道以達治治以基化政之方也厥惟東藩文獻足徵文懼遺亡頗為搜緝次其條目著為典常是故揆物散殊覽古悠邈廼經形體使同貫利炳若指掌矣志圖考青兗州墟齊魯國削郡邑易置治亂相仍世變靡常矣次沿革山河兩戒氣候不齊象緯成列纏度可推變化以見矣次星野六郡引辨百邑申畫州涂里社樹墳封溝經略有則矣次

疆域海會嶽宗沂鎮濟濱在地成形元氣磅礴奠
安東土矣次山川依形而立設險以守重關要津
崇墉巨浸地利足據矣次形勝土性以別習尚頓
殊道有升降變有難易觀民設教矣次風俗土俗
所宜生養滋息貢獻惟時質劑成市民利用溥矣
次物產教重民食歛從其真疆予辟萊頒職作事
歲時有徵矣次田賦常產多賴生齒日繁稽其阜
耗計其下庸邦本斯固矣次戶口民爲重社稷次
之爵上之錫藩屏之功古今勢殊咸有定制矣次
封建有諸侯則有方伯連帥以至於卿大夫里介

上下相維體統不紊百工惟時矣次職官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繕其軍旅明其伍候用戒不虞矣次
兵防無備雖衆不可以恃裨陞增築雉堞相望外
侮斯禦矣次城池雖有金湯無粟不守堰埭蓄洩
轉輸通利國計永賴矣次漕河川澤之阻民方病
涉乘時結構以濟不通王政斯舉矣次橋梁政所
自出職思其居官府次舍法無去守規制有翼矣
次公署行政有本立教爲先魯作泮宮齊興稷下
庠序森列養士有豫矣次學校幼而學之壯而行
之命鄉論秀用賓王家爲國利器矣次科目爲國

以禮惟祀爲大禋宗徧神報功崇德咸秩無文矣
次祠祀祭以追遠葬以慎終辨其兆域護其封樹
衍澤無窮矣次陵墓生死志惑象教說行貝闔珠
林秘宇靈宅孰廬其居矣次寺觀爰媿居處約極
攸芋書肯堂構易壯棟宇廢置可考矣次宮室事
久則堙道久則弊物換星移軌迹夷易觸目增感
矣次古蹟古維君德繼天而王乘運膺圖順紀作
則時乃功懋矣次帝王作之君師以爲民極鄒魯
教化紹往開來道在萬世矣次聖賢以道事人則
爲忠烈進退效能職任行術可以觀政矣次名宦

以道脩身則爲賢達允惟德業光啓後先可以論
世矣次人物賢達通務惟意所適安土而居鼓篋
而遊可以考迹矣次流寓異端小道雖若不正冥
心定性可以慎術矣次仙釋道惟大本力行爲艱
勵節厚倫可以敦俗矣次孝義閨門伊邇風教自
出關雎化始家人正內人道斯立矣次列女行以
道成言爲世法聖經賢傳諸子百家著述不同典
則攸存矣次藝文文舉其大不遺其細述情該理
陳賸闡幽體裁變易與世推移矣次遺文世變之
迹治忽之機氣有乖和德有感應監戒靡忒矣次

災祥道或弗經事或詭常通幽明之故盡古今之
變窮險易之節君子謂之博物故以雜志終焉

賜同進士出身高唐州添注判官前文林郎南京河
南道監察御史太倉張寅撰



序通志後

王應槐曰盛哉東志之成也蓋廢之百年舉之一
日學士大夫爭睹而競傳焉我少石陸公迺獨愀
然蹙然顧謂石亭陳公曰夫是志也兩臺主之六
郡采之羣力協之吾二人者實總其成於是竊
竊大懼者五是故紀事懼遺考古懼謬辯俗懼淆
綜言懼不文陳政懼弗軌遺則踈謬則舛淆則雜
不文則俚弗軌則悖吾為是大懼且昔者司馬遷
氏登龍門探禹穴訪九疑涉沅湘歷天下之大觀
而後作史然猶不免寸割錯紉之譏志豈易修耶

應槐作而言曰有是哉有是哉夫二公者蓋嘗窺
圖秘於石渠効編摩于金匱權衡天下之是非矣
矧外史一方之述作有弗足信諸人人者乎且余
觀是志嚴而整辯而覈直而肆詳而不穢約而有
章數百年之文獻於斯備矣於是二公相顧哂曰
史亦志也志亦史也吾二人者其庶幾免於議乎
時有事纂局者前侍御仲明張君臨淄令王君一
槐萊蕪學劉君應祥曲阜學鈔君竒及應槐凡五
人無何王君以職守事半而去鈔君亦中輟劉君
復先應槐去其蒐緝刪訂以成作者之意張君之

力居多應槐樂觀其成謹識于後

東昌府高唐州學正古閩王應槐謹序

山東通志後序

